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六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六 子部

揚子法言卷六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呉祕司馬光　重添注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末至而誇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聦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没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没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冠乎羣倫經諸範 範模○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

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謨五百祕曰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與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祕曰趙岐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光曰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

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臟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大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爾注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臓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營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為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

咸曰問有所詘身之事○光曰詘與屈同

曰有曰焉詘乎咸曰焉安也言安所詘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為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祕曰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祕曰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光曰陳直刃切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

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詘道伸身之事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為先○光曰殖豐多也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適矣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敎於諸侯非歟開開說其君臣之義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祕曰欲行已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

不隨莽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己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光曰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切劣謂彼所難能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

切能謂心所素有**衡衡如也**光曰心相逆闗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咸曰衡衡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祕曰當時諸侯衡衡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衡何所之諸○祕曰何所之乎○光曰惡音烏**曰之後世君子**許米哲○祕曰與諸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富貨以遺後富道俟將來是遲鈍○祕曰譬如賈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咸曰邪道

苟合久而益非○祕曰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祕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慙祕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恥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光曰為衆說郛貴無敵富無倫光曰堯舜所不能踰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

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是則何為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為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日祕曰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收效彌遠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歷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

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己反歌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雖噫猶歎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與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雖噫者今從李本無雖字正與政同厭一鹽反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觀庸闕

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惜寸陰○光曰知己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

或曰君子愛日乎

祕曰君子必如夫子愛日乎

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

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仕

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

日不

暇給○咸曰言不暇一晷安得餘日而覺之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天妄乎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

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無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祕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來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二切日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

嫌難了○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繁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

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易○

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闔闢舒慘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後至於無爲五經之文浩博秘奧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秘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繫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秘曰庸用也老子有絶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漢尚黄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也

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

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斷之斲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

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進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晷規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宗則德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大之謂○祕曰小小道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聖人之言遠如天天體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

而人不能究

賢人之言近如地

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覽○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

亦承天而時行

瓏𤫊其聲者其質玉乎

玉之瓏𤫊其聲亦猶君子清玲其德音○祕曰喻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瓏𤫊宋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瓏虛紅切𤫊音靈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矢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

周之人多行

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咸曰正大但云周之人是純言衆人矣而注爲仁人得行其道況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爲仁人則入與正文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綱疏闊商賈之人

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行皆可爾

秦之人多病

道屈沈也○咸曰以道屈沈為病又非為衆人安有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

行有之也病曼之也

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或僉之惟秦之人曼所有病者天下長歎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壅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前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作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無之故多疵病

周之士

也貴道泰業隆故尊貴○咸曰言周棄邪用賢為貴○秘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以貴○光曰嫻於禮樂故可貴

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賢用邪故賤○秘曰秦之士以刑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

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縱直言○秘曰肆猶縱以忠也縱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

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為妖言或旨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秘曰拘拘束於法○光曰動為文網所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

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咸曰按周書召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

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為明魄為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注文隨之誤強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

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遡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有功

彤弓黸矢不為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盧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諭有君無臣不逮上文失之也○光曰黸落胡切與旅同彤弓旅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旅矢之賜未可自謂己功怙而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

臣民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曰難故彊世秋曰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咸曰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不期驕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人之冥佀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光曰吏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或

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之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注以生知學之義别為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弛合

何謂也曰撽之而已矣弓良在撽格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謂撽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撽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静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撽居影切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

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

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

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道放蕩而非法

墨晏儉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

申韓險而無化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而無教化

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咸曰鄒衍之術迂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

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祕曰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

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依天地以育物

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為三等演而成九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旨哉揚子之言○秘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謂鼓舞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秘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晢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

譔先知

祕曰聖人達于事幾言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光曰論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

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

敢問先知曰不知

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祕曰知之其神乎

知其道者其如視

舉目便見

忽眇緜作昞

眇緜遠視○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以眇緜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曰宋吳本昞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

先甲一日易後

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秘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大明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干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令夫先見有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正闕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為政有

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之要○祕曰請問其目曰思斁斁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祕曰斁厭也思斁二義而已○光曰斁音亦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匡○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為匡詩傳云皇匡也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亦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光曰召實詒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祕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之

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然也○光曰內音納

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以致之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為攻如此人所思也○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汙人老汙慢○祕曰汙辱也○光曰汙良部切屈人孤屈窮○祕曰屈抑之病者獨祕曰無所養死者逋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民厭苦也○祕曰使人各失其所則

見矣厭

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勤勤於進矣○祕曰博愛為仁則其利彌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光曰仁義者顯榮欲利而樂之厲之以名，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勸勸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祕曰日日新○光曰陶陶喜為善之貌

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曰不能宣布稱上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祕曰駢并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於既切穀

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殺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絺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咸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注謂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祕曰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祕曰五車十二衣以彰之

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祕曰文藻五色以明之○光曰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

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祕曰和鸞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

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祕曰頌載其德光顯後世皆所謂文質者也

籩豆不

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耺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祕曰耺鍾鼓之聲也耺與隱聲相近隱訇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李本吳本耺皆作眃于粉切說文云耺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耺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祕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沿革○祕曰隨時制宜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

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可見○光曰𤔡音燭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祕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為畫衣冠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明於存公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

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乎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𢎘弓一𢎘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

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或苦亂苦患○祕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綱頼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皆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袐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勲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然後正人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曰嗚呼嗚呼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袐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葢

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蝗之能行雉之晨雊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注云蝗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令從李本蝗出蟄而行雉之朝雊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民可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不可使覿刑**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覿德則純覿刑則亂**祕曰覿德則民歸厚故純覿刑則民生偽故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繪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

龍乎龍乎難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傅說賢明之實者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不可以文飾致治

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之實○光曰核下革切謂精確得其實曰真偽用真人遠佞偽真偽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明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真偽真偽當作真真偽偽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祕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定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坏戶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

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聖人樂天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

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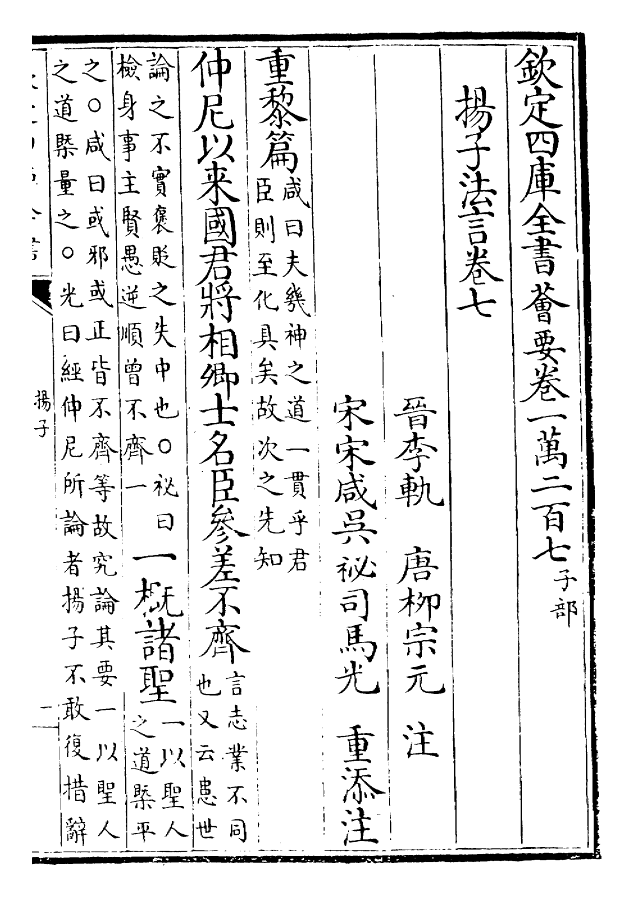
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于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祕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遁離者是聖人乎祕曰傃隱行恠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雖之不才其卵㲉矣㲉敗○光曰㲉音段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祕曰㲉謂壞而

不化野謂朴而無禮或曰戴使子草律○戴設也草刱也祕曰戴則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律令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鳯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皆决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光曰剡以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則甈柔則坯甈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寛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甈破瓦又破甖也坯怪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曰宋吳本坯作怪今從李本甈居延切甈

五計切坯鋪回切坯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祕曰天地以中為用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祕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不及則未盛明過則昃日昃明晝言昃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光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

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咸曰示均而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而無枉濫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與奢侈長借亂○光曰衆田庶人田皆音甸人亦多不足矣借亂既興民多匱竭爲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營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也

揚子法言卷六



揚子法言卷七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重黎篇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一概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究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謨重黎咸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倦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直龍切下同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羲與古殊矣揚舉其本而譏其殊故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羲和及羲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

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祕曰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訖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是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扁鵲姓秦名越人夫欲讎偽者必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使人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晝切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或問渾天光曰渾胡本切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度徒各切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筭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

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旦反

或問

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末沒無也○光曰曼無也無言之者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誰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曰胥也俾吳作亂光曰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

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名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鞭尸籍館 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籍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籍茲夜切

皆不由德 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吳作亂至藉館皆志在自報其讎非由德者也

謀越諫齊不式 式用

不能去 三諫不從於禮可去

卒眼之 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種蠡不遷

諫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末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以為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盡強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卲也卲美○祕曰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

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劒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遯於賢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一節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但首亂之人耳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蠡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況庸庸者乎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

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

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徼古堯切徼其可取之時

曰具咸曰具備也言三事備有

請問事咸曰問三事之目○祕曰問人事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

保祕曰問地保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

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大河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

激祕曰問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斲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焦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

公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由孝公以来益彊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曽無畫以制之乎○光曰赧奴板切侯衛略㮡九服遠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咸曰借之大者莫大於借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祕曰天子得祭天地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来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借兆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光曰畤音止文宣靈宗興鄜

畤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鄜芳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
也文公起鄜畤宣公起密畤靈公起上下畤○咸曰秦
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
上於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畤也
至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
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
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
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膰胙於秦也
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
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
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本是以四彊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
及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
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

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幷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咸曰

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曰具備有之也。祕曰天數人事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

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祕曰解嘲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强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

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割也

擅楚之月有漢刱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為之亦天也○光曰

刱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人問人事者何也祕曰獨問人事曰兼尚才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祕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諒乎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

屈羣力屈盡也○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策能屈己以悦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憞徒對切既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光曰言何預天事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天主號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咸曰言秦雖無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

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祕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

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帝之庭猶皇階帝籙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郊祀○祕曰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

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為跆字之誤也閻很也胎籍猶暴侮也○祕曰閻闞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俶擾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閻許激切胎當作跆徒來切蹋也藉子夜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亦欲其喪亡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不仁不親不祚宜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祕曰不胙之為神明主曰無土祕曰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禹本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或問聖人

表裏表裏內外曰咸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矯舉也初舉兵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光曰龕與戡同音堪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祕曰龕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曰

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祕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鋩如劒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鬬立功使左右劒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劒故蕭何劒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杖劒自立雖蹔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勿則無名如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祕曰夫貴名者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也焉安也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

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請問

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

咸曰問伎曲之目

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橈辭可謂伎矣

有才伎也○咸曰虎挒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內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不撓可謂有才伎也○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挒音列磔陟格切橈女教切闕

仕無妄之國

祕曰按易无妄具乾道四

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詎免乎災眚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榮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己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有竊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橈亂也或本作飽○光曰並闕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

亨之或者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絕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寳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雖見烹亦宜

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亦宜乎盖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祕曰劇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訐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訐居謁切劇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訐歡之以孝入之以忠是順守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

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或問鄺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光曰鄺音歷食其音異基說音稅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顧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己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揭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

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罔若夫以辯説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恥之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説以辯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他人此危事也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祕曰蒯通説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説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撟也謂其談説若撟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言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閑無巇隙也

曰巇可抵乎祕曰巇嶮巇也言若設巇嶮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光曰巇許羈切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巇隙則作況拍去關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

人惟禮是視不為小人巇嶮之謀況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為也拊拍也鍵鍵鑰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鍵鑰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 光曰太史公語 忠乎 光曰斯可謂盡忠乎

曰斯以留客至作相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 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為秦王所知始用事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 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以至為丞相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乎

霍祕曰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榷酤關內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祕曰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班固曰擁昭立宣摧燕上官之鋒祕曰始元之明年燕刺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摧燕王仆上官處興廢之分祕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他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

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

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説 至顯不終矣 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祕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 或○光曰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祕曰馮唐為郎面對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 曰彼將有激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 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 德 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問文帝之德 曰罷不孥 止罷其身不收入妻孥

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祕曰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光曰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偽。祕曰孔安國曰食盡其言偽不實請人曰晉荀息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祕曰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遷之妄也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

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良則不食

問義

既聞諸賢之信其言者也又問於義誰得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庶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因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能忍恥如此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祕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肯

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韋玄成讓

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也或問臣自得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曰祕曰揚恐不諭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

愼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日磾為人謹愼目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愼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扼欹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咸曰扼抑也猶抑損之也言

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欹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從宋吳本扼於革切

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祕曰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也。光曰倮郎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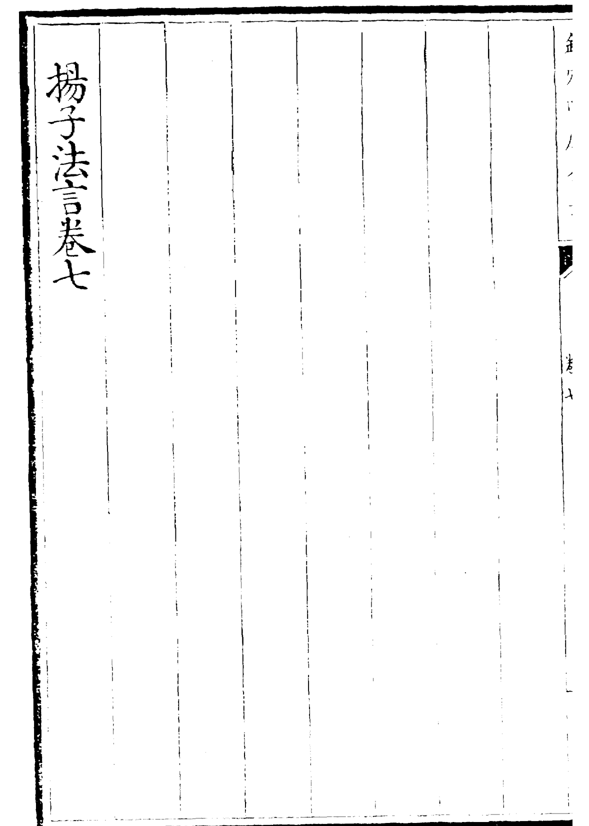
曰矯世以禮祕曰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倮乎若欲為己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

或問周官曰立事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

左氏曰品

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藻飾其事

太史遷曰實録不虚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録而已蓋言但能實録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實録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揚子法言卷七

謹案卷六第九頁前三行光曰瓏璁刊本瓏訛玲

令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盧弓一盧矢百也刊本訛作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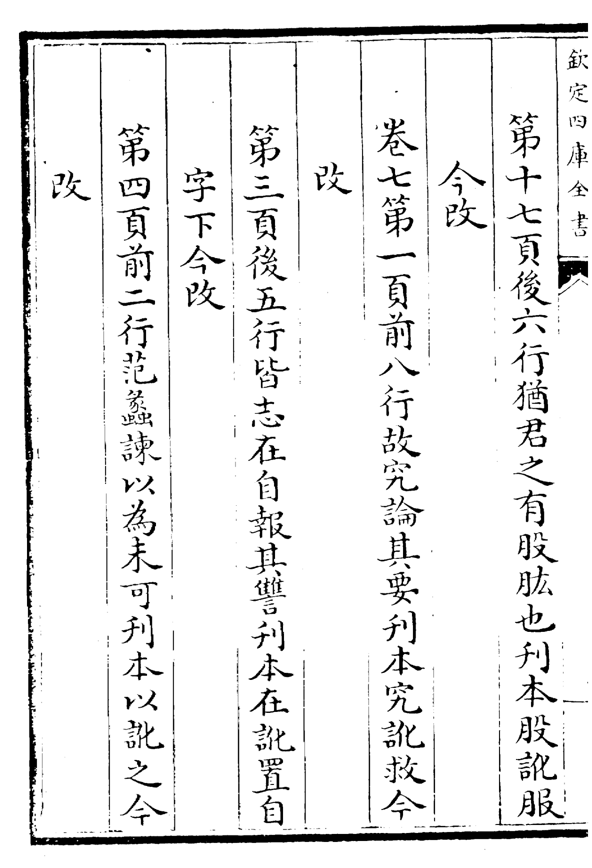
弓百玈矢千按此註引書文侯之命刊本因左

傳玈弓矢千句而誤今據尚書及本書先知篇

吳秘注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先令後刑刊本刑訛形今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亦可畏也刊本亦訛不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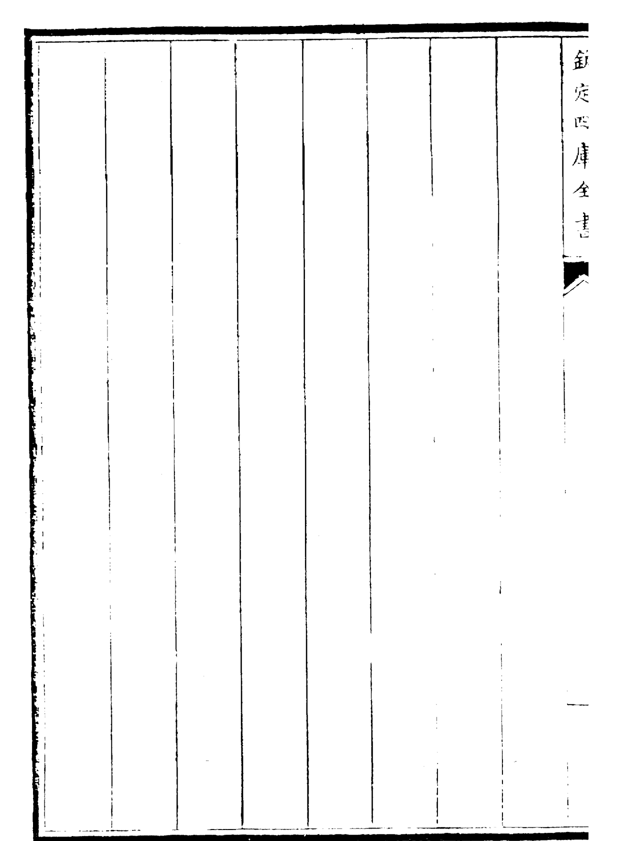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後六行猶君之有股肱也刋本股訛服今改

卷七第一頁前八行故究論其要刋本究訛救今改

第三頁後五行皆志在自報其讐刋本在訛置自字下今改

第四頁前二行范蠡諫以為未可刋本以訛之今改

第六頁後三行吉夢黃蛇刋本蛇訛蜿據通鑑改
第八頁後五行雍翟塞也刋本雍訛維今改
第十頁前七行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上作字疑衍
第十頁後二行猶言假攝也刋本假訛淑今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其辭不撓刋本不訛可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以其田與祁奚刋本祁訛祈又
宣孟之忠刋本忠訛勲並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謄錄舉人臣陳　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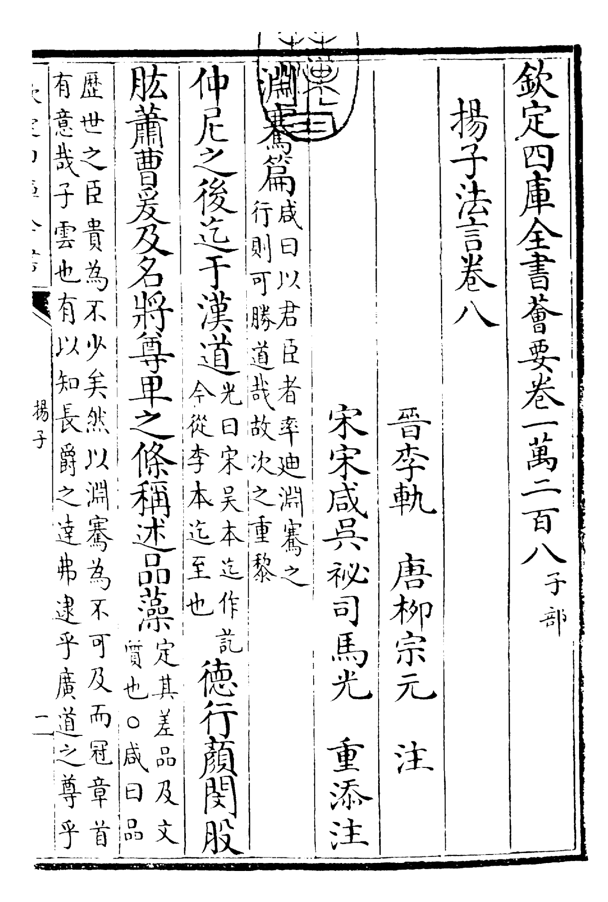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八至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八子部

揚子法言卷八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淵騫篇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

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

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譔淵騫祕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没○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奥者也○祕曰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吴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

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入室見奧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與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子亦被其淳道別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本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祕曰冠乎上世　力絕力者何。祕曰問絕力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號。光曰抃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抃手狀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祕曰荊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　請問孟軻之

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偒作傷制作制介甫曰偒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

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咸曰藺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偶與蕩同光謂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

或問鄒陽 祕曰鄒陽去吳之梁然否 **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哉** 烏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觧以免固亦危矣○光曰忼苦兩切罿昌鍾切幾音機孔

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 祕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 祕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

未来之安危亦如别葬則其神智如著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為順**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優○祕曰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勝於弱乎**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强强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游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

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洮士刀切相息亮切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

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憖身既鴆死宗族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徼取國權以易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而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暴

翦問王翦。祕曰王翦頻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

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欽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欽者絕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欽謂切齒而怒也欽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欽烏開切翦為之牙以噬物

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祕曰要離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遥切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仇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劒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光曰宋吳本蝥作螯今從李本蛛音誅蝥音矛靡與靡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光謂靡爛也

政也祕曰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齊交聶政政後伏劒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皺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

姊嫈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旻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皺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旻無也○光曰音義曰旻謨官切塗面軻也問荊軻○祕曰荊軻也義乎為

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荊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荊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焉可

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裴駰曰按風俗通又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横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祕曰皆飾詐辯尚權變聖人不取也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祕曰鷙擊也鄒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鷙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

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其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辭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己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祕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

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 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甪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婁敬陸賈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 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令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 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能乃降其折

節可尚矣

守儒袁固申公 袁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名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蕭何規剏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滕灌樊酈曰俠介 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

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已從之為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介助也○光曰

叔孫通曰槧人也

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槧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光曰槧才敢七廉七豔三切闕

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

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祕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

晁錯曰愚

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祕曰晁錯知七國之疆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疆必為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

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

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詩外傳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

貨殖曰蚊

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也為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荅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蕉弁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析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

曰血國三千使

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

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荅文者

蓋揚鄙其不諭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疏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行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

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

游俠曰竊國靈也

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

彊。祕曰靈福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

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祕曰所舉必行無謬悞。光曰李本悞作悟今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祕曰誅諸呂立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

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無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

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祕曰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

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

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亟成方遂也○光曰雋但究切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昌邑不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之征伐祕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咸曰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一曰道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祕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説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絶不與食又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鄙朔之為政所以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絶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詼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絶而不

傳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祕曰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也

或曰隱者也 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吏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

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祕曰問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 咸曰或言隱之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

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 咸曰仲尼

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
隱也

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

咸曰孟軻亦然○祕
曰捨之則藏○光曰
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
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過者儒行
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
縱橫之時故依隱
玩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

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
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
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而有聞者乎洪範接輿佯狂孔子下欲與之言

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俳倡郭舍人隱語者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智慧。光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咸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時覩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祕曰懷肉汙衣咸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欲知誰比。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本作詼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

謂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烏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悞也今從漢書滑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迕取禍也滑稽多智員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遙切曰君子謂之不

恭古者高餓顯下禄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禄隱未為下令發高下之談蓋有屬乎素飡○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禄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禄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

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説之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祕曰問蜀

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為人也奈何咸曰奈何猶曰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眾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

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己而名著海内豈必遇仲尼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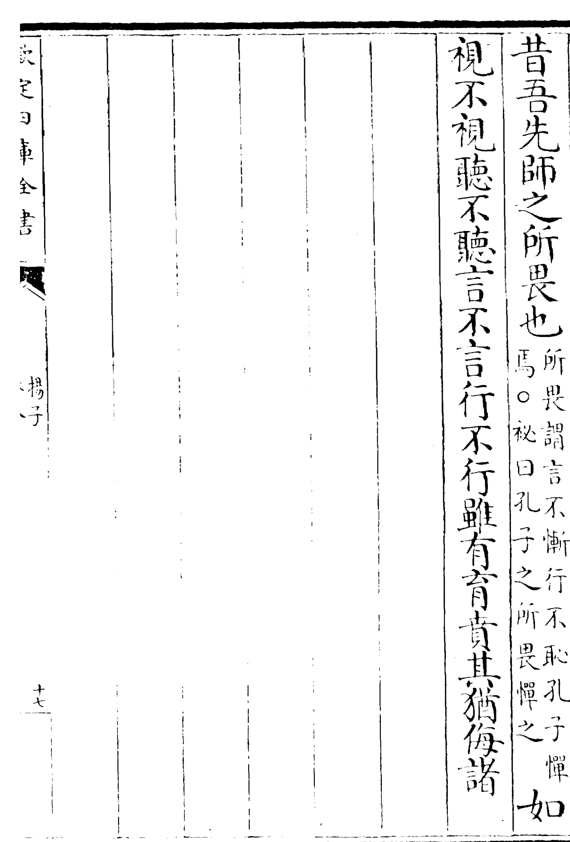
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光曰言仲元何不仕

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祕曰仲尼之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

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

貌端故見者肅然敬聞其言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愀親小在九二切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鄲音義曰古鄲但通用今從宋吳本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已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祕曰夏育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服之畏請條問其目也祕曰條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



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

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八

揚子法言卷九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

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作撿柙押户夾切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謨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弸普耕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輸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

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

或問航不槳衡不薺有諸樓航不挹槳衡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衡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衡之器主一而用注謂航衡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

也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駁數家侻合於教○光曰宋吳本侻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侻他括切可也

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他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己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說說也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詭○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

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

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色純曰睟○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

全德

亦貴純全其德令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騂白作玄牛騂白睟作粹令從李本睟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祕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而無閑泰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他人之道者西北之

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迈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適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也儒乎光曰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

也以儒為名乎内篇論道外篇雜説作出作入雜而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祕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蘧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駁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曰不果則不果矣

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令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

人以巫鼓

巫鼓猶妄說也妄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傳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吁者駭嘆之聲

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

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徃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顔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

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荅異理或相違

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祕曰時有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離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

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我名而不自知

而忘人之好物物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光曰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進則進退而退祕曰義退則退曰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倦同殷中也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顔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祕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名後名而名先也光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顔淵進少有其偶。或曰若此則回在陋巷不苟仕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

何小於必退也祕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謂聖人不逼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偽名也○祕曰輕於進退者衆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膰胙則歌之而行○祕曰進之退之惟禮義所在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祕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祕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

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祕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耳

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祕曰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於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祕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

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之自愛仁之至也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祕曰曲禮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鵠性

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

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

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

曰生乎生乎名生而

實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為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為其實○光曰無用問為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地之間本無此理無無而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祕曰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

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咸曰忠臣謇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祕曰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偟音皇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惟修德可以益壽

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

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爾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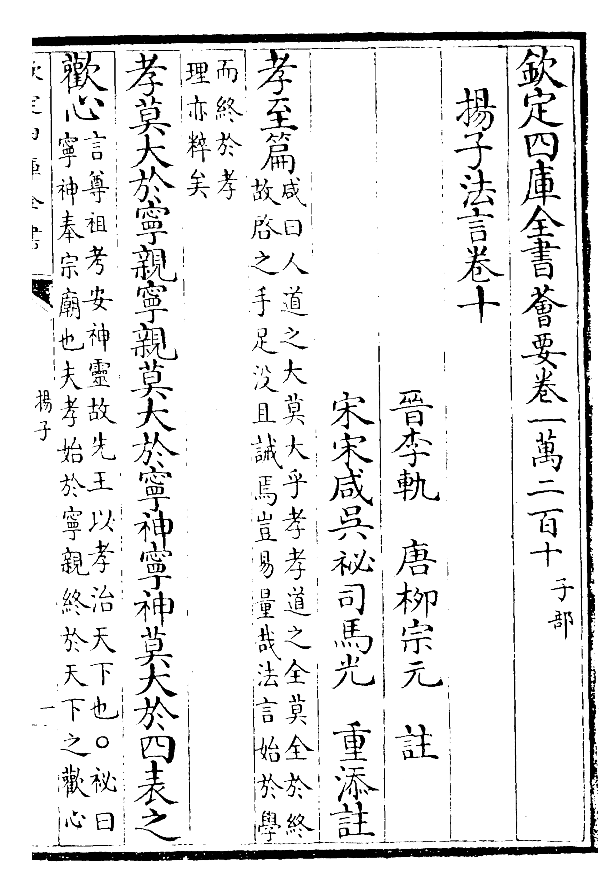
曰殘賊或壽曰彼安也君子不安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安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壽。○祕曰

殘賊之人安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安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安壽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揚子法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十　子部

揚子法言卷十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誡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

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

譔孝至

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敘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至○祕曰先王之至德一言而該光曰至德要道無所不該

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父母子之天地與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去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與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

物豈能裕天地乎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夫失所以孝養之裕也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祕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

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屬之欲切謂齋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賔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賔者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賔之接也。祕曰專乎所親。光曰賔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賔客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

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

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與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緼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僞何如也○光曰緼於盆切含菽非食緼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祕曰已欲孝斯孝矣已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僞咸曰問何以見其僞者○祕曰為之則真何以居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僞而何君子

恥之

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為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祕曰欲求善名而行為次也。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恥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或曰卹如之何咸曰卹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卹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皐陶道高不可及奈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皐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庳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

已如其庳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葢言其自足也○光曰庳音婢若嬚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

堯舜之道皇兮祕曰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祕曰將大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祕曰延其美大之光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光曰螘與蟻同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

不為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如綸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況滔天乎○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半通闕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一勉勵○咸曰能勉而修則五得之矣○祕曰非勉則不復其性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光曰知與智同形不測光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祕曰若順禔宜讀如媞爾雅曰媞媞安也○光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祕曰德盛則無異異亞之祕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堯舜常修其德何異之也見

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祕曰失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此之甚者必亡矣○咸曰猶桀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咸曰言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祕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

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吾聞諸傳祕曰傳記謂論語○光曰傳直戀切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咸曰卲美也○祕曰卲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是孔子之徒歟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祕曰德寧有終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

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祕曰一人之得心矣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祕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秀頴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頴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頴則實結人崇道則德間洪大○祕曰秀頴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頴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咸曰擬或作凝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凝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凝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

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為是為非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乃為羣言之長羣行之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為羣行之宗

或問泰和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咸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溫溫然和樂況生其世乎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為治○祕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

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習亂也緼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

桓公退次名陵與之盟以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名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為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為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汙之俗喜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名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

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大也。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四夷者次也。光曰璜音黃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

夷也○咸曰猾亂也蠢迪猶陵踐也王人王室之官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盖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

螭虎桓桓仁少威多○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

鷹隼㦻㦻擭撮急疾○咸曰㦻㦻暴也言彊霸之世專為兵詐暴而欲殘

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桓桓㦻㦻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㦻㦻然鷙飛貌於其道未

至也○光曰贓財千側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曰詘詘北夷光曰詘翔拱切又音凶詘詘喧嘵之貌被我純繢純繒繢畫○光曰繢音會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劍飾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咸曰言安然而饗珍膳不亦享乎嫵禮胡如此太盛也○祕曰詘詘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繢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大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恥孝武亟興邊略實為兵主矣

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曰為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

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厓島夷故云介鱗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

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祕曰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天道勞功祕曰勞而成功○光曰勤勞然後有成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己弗親之

故於事則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祕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乂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服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闕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治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祕曰自周公以

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自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何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

者冀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茍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況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為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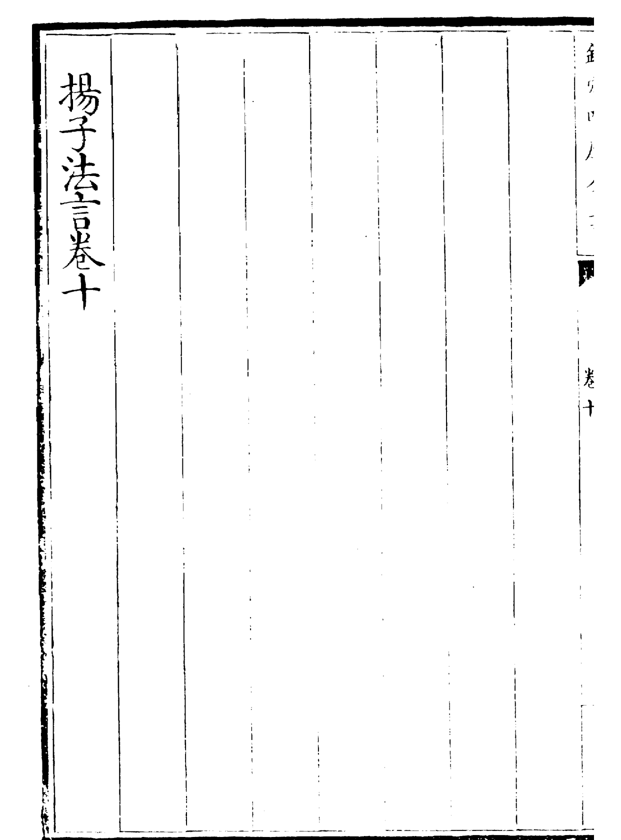
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

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强篡而立復暴礫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覩民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

辟廱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

措刑辟之末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邉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删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法言卷十

謹案卷八第二頁前四行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考本文亦作巽以揚之注當有誤

第五頁後六行非盜而何刋本而訛如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寗成刋本成訛戚據漢書酷吏傳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勌與惓同刋本惓訛卷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懼者畏義也云云當在下節此疑有誤

第九頁前八行終以不朽為壽刋本壽訛荅今改

卷十第五頁前三行李宋本半通闕刋本脫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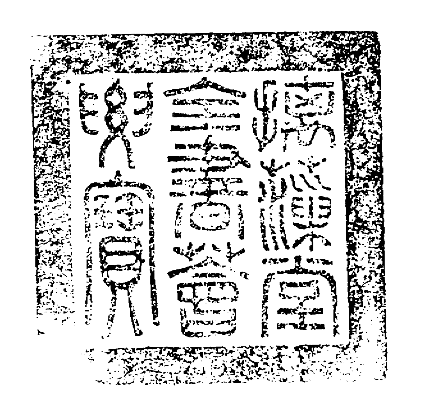
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增

第七頁前七行或作凝非也刋本或字訛置凝字

下非字訛置作字上今改正

第十二頁前五行又與董賢同官刋本董訛薫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舉人臣陳　賓